

“烤爸爸”“哈妈妈”你们“想我了吗”

人为什么终究会死呢



○吕可丁 著

第一本揭秘中东地区的风情笔记

阿拉伯烤肉在阿拉伯语中有一个很惊悚的名字——“烤爸爸”（发音听起来有些吓人）。

阿拉伯地区是烤羊肉串的故乡，“烤爸爸”做得比较上乘和正宗。选料多是羊腿和背脊上的瘦肉，烤前将肉切成拇指见方的块儿，加入胡椒、精盐、姜、葱、大料和橄榄油等作料，然后穿在长约一米的铁杆上，放入专门的烤炉中烤制。待肉色变得黄脆，出炉即食。热气腾腾的“烤爸爸”“吱吱”地往外冒油，颇能勾起食客的食欲。

在利比亚，“烤爸爸”烤熟后便从杆子上取下放入盘中，卖时也是论公斤卖。烤好的“烤爸爸”香味四溢，嫩而不焦，口感极佳，别有一番风味。

利比亚有许多专门经营“烤爸爸”的店铺，每一家店铺在配料上都有自己的祖传秘方，烤出来的羊肉串味道各不相同，但有一个烹调原则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要加阿拉伯香料。

阿拉伯半岛自古以来就与香料有着密切的联系，素以擅长种植、制作和使用香料著称。

当地人把肉穿好后，用阿拉伯特有的香料腌制，然后将它们均匀地排放在无烟烧烤的槽形炉子上，上下翻烤，边烤边撒上香料。这些香料成分复杂，据说含乳香、麦拉卜、肉桂、干酸橙、安息香、罗望籽、黄枳单宁、丁香等多种元素。

当地不仅有“烤爸爸”还有“哈妈妈”，即烧鸽子。

俗话说：“要吃飞禽，鸽子鹌鹑。”自古飞禽胜走兽，乳鸽也算是飞禽的一种，不过它似乎比一般飞禽来得更经济实惠。况且鸽肉还有

一定的食疗保健作用，自古民间就有“一鸽胜九鸡”的说法。

“哈妈妈”烧的都是乳鸽，其程序大致是这样的：将乳鸽去头宰杀后剥皮、去爪、去膀尖，用清水洗净；取注射器吸入各种料汁，注射到鸽子胸脯两侧；在鸽身上均匀地刷上油、撒上盐，用黄纸包裹好；在烧红的木炭上码放包好的鸽子，在鸽子上面再盖一层烧红的木炭。大约半个小时，一只色泽油亮、皮脆肉嫩的“哈妈妈”就烧好了。

烧好的“哈妈妈”要盛在盘子里，用手一层一层地撕开吃，这样才能吃到鲜嫩无比的肉。啧啧！那味道真是好极了！

比起“烤爸爸”和“哈妈妈”，另一种形式的阿拉伯烤肉则更为街头化和平民化，类似我国的街头麻辣烫和煎饼果子，更为下里巴人一些。这种街头烤肉有一个更为甜蜜的名字叫做“想我了吗”。

经营者通常是在临街的餐馆门外竖立一个烤肉架，架子上重重叠叠地串着肉块，有鸡肉、羊肉，但以牛肉居多。肉块约有碗口粗，被炙热的炭火烤着不断往下滴油，随铁架不紧不慢地转动着“吱吱”作响。旁边照例有一个切肉的伙计，一边转动烤肉，一边把薄饼贴在炭火上加热。

因为炭火太热的原因，伙计的头顶上通常都要系一条汗巾，英俊的脸庞在炭火的映照下颇为冷峻，每每看见这样一个专注的伙计站在烤架前，我都忍不住要去排队买上一个“想我了吗”。烤熟的肉加上薄饼就着咸菜吃，新鲜热辣，香脆可口。吃了“想我了吗”，心里不想它恐怕都难。

不过，与“烤爸爸”、“哈妈妈”比起来，“想我了吗”其实是一种舶来品，这种烤熟一层削一层、现烤现吃的方法，出自土耳其人之手，究竟何时传入阿拉伯地区已无从可考，我只能凭借自己可怜的历史知识，臆断一下或许是当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或者波斯萨珊王朝在阿拉伯国土上留下的印记。这种土耳其烤肉在中国也处处可见，回国后我也试着买一些品尝，但不论是味道还是口感都远远比不上阿拉伯国家正宗的“想我了吗”，只是空有一个相似的外表罢了。

○倪萍 著



66岁老人的人生智慧

知道姥姥走了的那天，我在东北拍戏。傍晚6点刚过，哈尔滨已经天黑了，小姨发来一条短信：“6点10分，姥姥平静地走了。”

看了短信，我竟然很平静，因为我无数次地想过姥姥的走。天最终是要黑的。我一滴眼泪也没掉，只是不停地在纸上写着“刘鸿卿”三个字，这是姥姥的名字。

一个不认字的老太太，却有个挺文雅的名字！她的父亲是个识文断字的人，只因为姥姥生为女性，否则她一定是个“念大本、写大本字的读书人”。这是姥姥对文化人的评述，也是她常指给晚辈儿的光明之道。

天黑了，姥姥走了，窗外的雪无声地陪着我。屋里漆黑一片，我庆幸这样的时刻身边没人，这是我最向往的时刻，我的心是自由的。我把写满姥姥名字的纸贴在结了冰又有哈气的双层玻璃窗上，“刘鸿卿”三个字化开了，模糊了，升腾了……

看着小姨的短信，我心里想的却是半个月前和姥姥在威海见的最后一面。这位我认识了快50年的最亲、最爱、最可信赖的老朋友，临走时一句话也没跟我说，就这样永久地分开了，从此天上人间。

其实，姥姥病危的通知已经发了3次，我早有心理准备。

太爱一个人、太依赖一个人，就一定最怕这个人离你而去。我小时候惹大祸了，姥姥最重的一句话就是：“你要气死我呀！”于是，多大的错我一下了就能改了。

“没有了姥姥，我该怎么办呢？”“有你妈呀！”

那时我觉得姥姥就是妈，妈就是姥姥。

我经常问：“为什么不是先有姥姥后有妈呀？”

姥姥也不避讳生孩子、结婚这类小孩子不能听的“秘密”，因此，3岁多的我就敢在饭桌上大声地说：“我知道我姥姥和姥爷睡了觉，嘴里嘟囔地生了我妈、我大舅、我大姨……我妈我爸又嘴里嘟囔地生了我和我哥，我又嘴里嘟囔地生了我的孩子……”

众人大笑。我妈责怪姥姥太惯我，教育方法太农民化，姥姥却十分欢喜：“一群孩子都是这么拉扯大的，同样的饭，同样的话，萍儿这孩子就是块儿有数的海绵，该吸收的一点儿也不拉下。”

我偶尔发烧，即使烧得很高，姥

姥也从不去医院。她像揉面一样把我放在炕上，从头到脚揉一遍，揉过的我就像被水洗过一样，高烧立刻就退了。再看看姥姥，出的汗比我还多。

享受着姥姥的敲打，体味着姥姥的汗水，我高烧一次，长大一次。那时我盼着姥姥也高烧，想用自己的汗水洗一遍衣服，可姥姥从来病。

长大了我才知道，姥姥的病是到99岁要死了才叫病啊！一生都不给别人添麻烦的人，病了也不是病啊！想想这些，我的心就生疼，连生病都不舍得，真是铁打的姥姥啊！

50年了，活在我面前的姥姥从来都是一副硬硬朗朗的模样，连体重也只上下浮动两斤。健健康康的姥姥，气血充盈的姥姥，怎么会停止呼吸呢？我不敢面对将要死去的姥姥，不敢看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姥姥是什么样子。

我预感到，如果再不去看姥姥，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那天，我没跟任何人打招呼，乘早晨7点的飞机就去了威海。出了烟台机场，我花320元钱打了一辆出租车，急匆匆赶到威海最好的医院。

快50年了，这是我和姥姥第一次在医院见面。无论是她还是我，我们都是多么健康、多么坚强啊！两个一直怕麻烦别人的女人，大病没得过，小病没看过，遇到头疼脑热的，咬咬牙就挺过去了，没想到这最后一次见面竟然是在医院里。

姥姥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一辈子爱美、爱干净的姥姥，赤身裸体被医生护士翻动着。

我跟姥姥快50年了，没给她洗过一次澡，没给她剪过一次趾甲。好强的姥姥，97岁时还坚持自己洗澡。

副刊

电话：65233688

洛阳网 www.lyd.com.cn

买车看车，上洛阳网汽车频道，信息真实，最具参考价值